

<<我们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们仨>>

13位ISBN编号：9787108018809

10位ISBN编号：7108018802

出版时间：2003-7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杨绛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我们仨>>

### 内容概要

《我们仨》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杨先生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

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杨先生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

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

杨先生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

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

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 <<我们仨>>

### 作者简介

杨绛，(1911-)，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

1935&mdash;&mdash;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

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我们仨>>

书籍目录

第一部 我们俩老了 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 (一) 走上古驿道 (二) 古驿道上相聚 (三) 古驿道上相失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 &lt;&lt;我们仨&gt;&gt;

## 章节摘录

(三)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 锺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

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 并到工厂实习。

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

他绝没这等本领, 也没有这样的兴趣。

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 从寓所到海德公园, 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 从动物园到植物园; 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 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

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 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 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 到瑞士日内瓦开会。

代表共三人, 锺书和其他二人不熟。

我们在巴黎时, 不记得经何人介绍, 一位住在巴黎的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

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

我很得意。

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 有我自己的身分, 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

我们开会前夕, 乘夜车到日内瓦。

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 三人一夜谈到天亮。

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 在火车过道里, 对着车外的天空, 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 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 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 一概逃会。

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 “探险”到莱蒙湖边, 妄想绕湖一周。

但愈走得远, 湖面愈广, 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 我们并不溜。

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 我们都到会。

上台发言的, 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 英文的讲稿, 是钱锺书写的。

发言的反映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 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 (Sorbonne) 上学, 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

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 需有两年学历。

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 不妨趁早注册入学。

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 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

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 我们虽然身在牛津, 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

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 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

不过热水是电热的, 一个月后, 我们方知电账惊人, 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 算是远游了一趟; 返回牛津, 我怀上孩子了。

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 我们也不例外。

好在我当时是闲人, 等孩子出世, 带到法国, 可以托出去。

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 或送托儿所, 或寄养乡间。

锺书谆谆嘱咐我: “我不要儿子, 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 像你的。”

“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

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女儿, 又像锺书, 不知是何模样, 很费想像。

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 不过, 这是后话了。

## &lt;&lt;我们仨&gt;&gt;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  
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  
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  
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  
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锺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

院长问：“要女的？”

“她自己就是专家。”

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 锺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Dr Spence）。”

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

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

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

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

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

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

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

“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她们越发奇怪了。”

“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锺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

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

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

锺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

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

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

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

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

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

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

我得知锺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锺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

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

## &lt;&lt;我们仨&gt;&gt;

她是死而复苏的。

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

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 Sing 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

如天气晴朗，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

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

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

护士服侍周到。

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

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二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 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

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 -- 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

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

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

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

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

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锤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

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

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

“他又放心回去。”

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

我说，“不要紧，我会修。”

“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

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

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

我也很着急。

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

我安慰锤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

“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粘在纱布上的未一丝脓连根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锤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

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

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我们仨>>

锺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

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锺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

”不料他的论文还需重写。

锺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

锺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B.Litt）文凭。

他告别牛津友好，摒挡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国巴黎。

……



<<我们仨>>

编辑推荐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ldquo;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rdquo;，痛定之后，只剩下满纸洞彻生死的达观&hellip;&hellip;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